

幽深曲达爱国心

——听余叔岩《沙桥饯别》想起

姚育德

京剧《沙桥饯别》是余叔岩生前最后录制的唱片。《沙桥饯别》这个戏，余叔岩并未在舞台上演出过，之所以录制出这出戏的唱片，其中深有缘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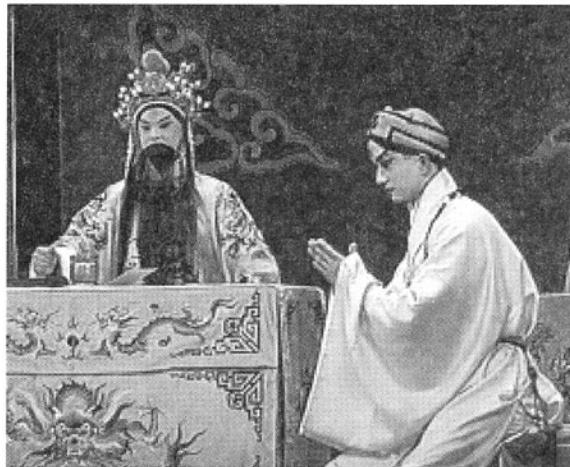
时当1940年日本侵略者施虐中华之时。许多艺人以罢演表示自己的抗日决心，如梅兰芳避居香港，程砚秋移居京郊，余叔岩也以病体衰弱为由，婉拒演出。这时，日本片商出面一定要他去录制唱片，假借占领者的后台相逼之意昭然若揭。如果公然抗拒，不仅性命难保，并可能殃及家属。在家人和老友的劝说下，余叔岩认为，藉此可以保留一些唱段，便于今后广为流传，且亦嘉惠后学，于是选了《沙桥饯别》、《伐东吴》和《打侄上坟》三个剧目。这三个戏并非随意选定，而是有深意存焉。《打侄上坟》借以慨叹自己的命运，唱腔悲凉伤感；《伐东吴》又名《大报仇》，也叫《连营寨》，讲述刘备为替关、张报仇而讨伐东吴的故事，将东吴影射日本——须知当时人们称日本为东洋的呀！

而《沙桥饯别》讲述的是李世民派遣唐僧西行取经，并亲自与之饯行的故事。“隔桥西望路漫漫，盼他早日到灵山。”象征当时国民党政府西迁。这两个剧目，一伐“东”，一“西”行，深藏着余叔岩当时对“东”（日本）的仇恨愤懑，与对“西”（当时代表国家的国民党政府）的期待与盼望。《沙桥饯别》中二簧慢板的第一句是“提龙笔写牒文大唐国号”，充满了对“大唐”

的自豪，令人们想到大唐正是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封建王朝之一，在某种意义上是呼唤人们对国家民族的自信心。整出戏中的最后，西皮摇板的末一句是“我大唐享太平亿万斯年”，将他对国家无限深情的祝福、拳拳爱国之心，幽深曲折地表达出来，这只有与他深切相交的少数人才能心领神会。

余叔岩的这一切作为，并非后人的猜测推论。事实是，就在余灌录唱片的前一年，一个汉奸以重金相诱要他演出，被他婉拒；汉奸走后，余叔岩对女婿说，“做人要有骨气！”甚至到他病情加重时，他坚持不肯向日本医生求治；再联想1931年众多名伶由北京应邀南下参加上海大亨杜月笙的杜氏祠堂落成堂会，他宁愿从此不来上海演出，也拒绝参加。这都表明了他崇尚气节，耿介孤傲的性格。抵制黑暗势力，尊崇民族气节，不为金钱利诱，力求戏剧有益于世道人心，是余叔岩等前辈艺术家们的优良传统。

余叔岩录制《沙桥饯别》，还包含了对艺术上的考虑。该剧他从未在舞台露演，只作为他吊嗓时演唱。有一位票友因为经常听他演唱，暗中学会了并且未经他同意便在南方灌成唱片流行。余叔岩认为那张唱



■ 京剧《沙桥饯别》

片唱得不够完美，不足为法，若被人们误以为是余派正宗，有损于自己所创作的唱腔，所以正好乘此机会予以纠正，这表达了他对自己艺术创作的珍视之情。

聆听《沙桥饯别》，能充分领略余派端庄凝重、齐整严肃兼有雍容华贵的帝王气度，得到优美的艺术享受。遥想当年在侵略者淫威逼迫下，余叔岩以悲愤与期望的心态完成这些唱段，令人感慨万千。前辈艺术家们在形形色色的恶劣环境中奋斗，为的是要体现自己的“德”，同时，对自己的“艺”要求严格，一丝不苟，这是中国戏曲艺术源远流长、得以传承至今的重要根源。反观现在，社会和平，条件优越，简直如天壤之别，正是戏曲事业“恭逢盛世”之时。作为一名观众，衷心希望年轻演员们能从老一辈艺术家身上吸取“德艺双馨”之精华，把中国传统的戏曲事业发展光大。